

曾国藩终生研习的书

儒家三大圣人之一



全译本

第三卷



曾国藩终生研习的书

儒家三大圣人之一



全译本

第四卷



曾国藩终生研习的书

儒家三大圣人之一



全译本

第五卷



王阳明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政治家和军事家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传播者和成功的实践者，他的学说影响了近代一批又一批的伟人……

ISBN 7-5402-0148-7



9 787540 201487 >

定价：158.00元（全六册）



* T119402 *

曾国藩终生研习的书

儒家三大圣人之一

王阳明全集



全译本

难了。如此浅薄的常人，哪里能达到圣人境界？

于是跟着别人追求艰深恍惚，沉溺于支离破碎，致力于虚无高远的学问，还不加思索地认为这就是圣人之道，根本达不到，却自甘于自身资质的偏好，一天天沦落于污浊与卑贱。有人去求索的，就竞相嗤笑说：“狂妄荒唐，不自量力。”

唉呀！这种蔽端，又岂是一朝一夕的原因？孟子说：“在长者后面慢慢地走，长者认作门生，猛跑超过长者的，长者不认作门生。”慢慢地走，难道谁还不会？只是不这么做。世上人不知道怪罪自己不去做，而是归咎于不会做，这也是不加思考的原故罢了。

进士梁日孚，携带家口到京城等候选官，经过江西停下船来见我，首次同他谈话，过了一会儿就告别；第二天又来，和他交谈，过了中午才回；又过了一天来了，太阳落后了还不忍离去；再过一天，竟然租了住所，来请求向我拜师了。

同船的人强行劝他北上，百般劝说，日孚都笑而不答应，别人没有不笑话并感到他怪异的。他最亲密的朋友说：“你有万里路要走、带了僮仆干粮盘缠行李，准备了船只，又带着家属，准备了一年才开始上路，走了不到几百里就半途而废，这不是因为有太大苦处，就是这里有什么太大乐处吗？您能不能跟我说说？”日孚笑着说：“我现在是有大苦，也真有大乐，只不过不容易告诉您。您见过病得发狂，丧失心智的人吗？当他昏迷狂乱的时候让他赴汤蹈火，钻荆棘丛，也无不高兴异常，确信不疑，以为这就对。等遇到良医，浇上清冷的药水，再给开一副清醒精神的药剂，才开始苏醒过来。告诉他以前所做所为，又开始后怕，原来这么苦；把他以前走过的路指给他看，又高兴非常，并且恨自己为什么不早遇到这个人。而那些疯狂不再恢复的人，反而狂笑大叫，认为这是改变他正常的生活。现在我与您的情形，与这又有什么不同呢？”

过了没多久，我因为军旅上的差遣，出发离日孚远去，有

两个月之久，我说日孚可能已经离去了。等回来以后，日孚居然还在等着我，他把行李盘缠寄在旅店，把家属送归家乡、淡泊而快乐，像是要终身安在这里。考查他的学业，每天都有所明显进步，而每月都有不同的进境。然后更加叹服圣人之学，只要不自暴自弃，没有不可通达的地方。日孚能够超脱出平庸流俗，达到孟子所说的豪杰之士境界了。又留三个多月，他母亲派人来告诉他：“暂时先北上完成我的心愿，然后随你的心愿去。”

与他知心的朋友也纷纷拿他母亲的话来劝说。日孚来告诉我：“我梁焯怎能离开老师哪怕一天？如果离去，那是又去赴汤蹈火，钻荆棘丛了。”我说：“是这样啊！您认为圣人之道是有形有体的吗？是可以用时间，空间来限制的吗？世上没有已经醒来的人却去赴汤蹈火，钻荆棘丛。您一定要使自己的心清醒，不要只认为热水烈火与荆棘为可怕的东西。”日孚过了好久，说：“我越来越接近圣人之道了。圣人之道，在自己心中寻求，所以不因为任何事而有所阻塞；圣人之道，从天理中生发，所以不拘泥于外界事物；植根于人的本性，所以不受时间的限制；受精神的驱动，所以不受空间的限制；如果明白了这些，到哪里去不是学习？何必长久追随老师您的部下？我请求暂且告辞北上，如果有疑问，再回来请求指点。”

我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接近圣人之道了！接近圣人之道了！”

《大学》古本序（戊寅）

【原文】

大学之要，诚意而已矣；诚意之功，格物而已矣；诚意之极，止至善而已矣；止至善之则，致知而已矣。正心，复其体

也；修身，著其用也。以言乎己，谓之明德，以言乎人，谓之亲民；以言乎天地之间，则备矣。是故至善也者，心之本体也。动而后有不善，而本体之知，未尝不知也。

意者，其动也；物者，其事也；致其本体之知，而动无不善；然非其事而格之，则亦无以致其知；故致知者，诚意之本也。

格物者，致知之实也。物格则知致，意诚而有以复其本体，是之谓止至善。

圣人惧人之求之于外也，而反覆其辞，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。是故不务于诚意，而徒以格物者，谓之支；不事于格物，而徒以诚意者，谓之虚；不本于致知，而徒以格物诚意者，谓之妄；支与虚与妄，其于至善也远矣。

合之以敬而益缀，补之以传而益离；吾惧学之日远于至善也；去分章而复旧本，傍为之什，以引其义，庶几复见圣人之心。而求之者有其要。噫！乃若致知，则存乎心，悟致知焉，尽矣。

【译文】

《大学》的要义，在于诚心专一罢了；诚心专一的功夫，在于研究事物罢了；诚心专一到达极点，即达到最善最美罢了；达到尽善尽美境地，就可以获得知识了。

端正心术，是为了回复本体；修养自身，是为了用于做事。将这个道理告诫自己，叫做修明道德；将这个道理告诫别人，叫做亲附百姓；把它广布于天地之间，就万事俱备了，因此，所谓达到尽善尽美境地，就是心的本体。行动之后有所不善的行为，而心的本体的良知，没有不知晓的。

意念，是本体的运动，事物，就是本体的目标。本着这个本体的良知去行动，就没有不善的行为。但是，如果所研究的对象不正确，也无法获得知识。所以，获得知识也是诚心专一

的本来目标。

研究事物是获得知识的实际方法。事物被研究，就可以获得知识；诚心专一才有可能恢复到本体上去，这才叫达到尽善尽美境界。圣人担心人们从心外追求大道，所以话说得有些故意含糊。但圣人著作的旧本一旦被寻章摘句地解析，它的本义也就被曲解而消亡了。

因此，不从诚心专一的方面入手，而只是从事研究事物，这叫做肢解；不从事研究事物，而只搞所谓诚心肢解、不务实、妄动，对于达到尽善的目的更远了。配合敬意就更显得啰嗦，补充上解释文字就更破碎。我担心这样越学离尽善境界越远了。去掉分章，恢复旧本，别的都当作杂物处理。这样来阐发本意，才可以重见圣人的本心。而寻求的学者才可得要义。唉！获得知识的道理存在于中心，明白了达到真知的道理就可以达到尽善了。才能牢记心中，才懂得了获取知识的道理，穷尽知识。

《礼记纂言》序（庚辰）

【原文】

礼也者，理也；理也者，性也；性也者，命也。维天之命，于穆不已，而其在于人也，谓之性；其粲然而条理也，谓之礼；其纯然而粹善也，谓之仁；其截然而裁制也，谓之义；其召然而明觉也，谓之知；其浑然于其性也，则理一而已矣。故仁也者，礼之体也；义也者，礼之宜也；知也者，礼之通也。《经礼》三百，《曲礼》三千，无一而非仁也，无一而非性也，天叙天秩，圣人何心焉，盖无一而非命也。

故克己复礼，则谓之仁。穷理则尽性以至于命，尽性则动容周旋中礼矣。后之言礼者，吾惑焉。纷纭器数之争，而牵制

刑名之末，穷年矻矻，弊精于祝吏之糟粕，而忘其所谓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大本者。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云乎？而人之不仁也，其礼何哉？故老庄之徒，外礼以言性，而谓礼为道德之衰，仁义之失，既已堕于空虚澹荡；而世儒之说，复外性以求礼，遂谓礼止于器数制度之间，而议拟仿像于影响形迹，以为天下之礼，尽在是矣。

故凡先王之礼，烟蒙灰散，而卒以煨燬于天下，要亦未可专委罪于秦火者。僭不自度，尝欲取《礼记》之所载，揭其大经大本，而疏其条理节目，庶几器道本末之一致。又惧其德之弗任，而时亦有所未及也。

间尝为之说曰：“礼之于节文也，循规矩之于方圆也；非方圆无以见规矩之用，非节文则亦无从而睹所谓礼矣。”然方圆者，规矩之所出，而不可遂以方圆为规矩。故执规矩以为方圆，则方圆不可胜用；舍规矩以为方圆，而遂以方圆为之规矩，则规矩之用息矣。

故规矩者，无一定之方圆；而方圆者有一定之规矩。此学礼之要，盛德者之所以动容周旋而中也。宋儒朱仲晦氏慨《礼经》之芜乱，尝欲考正而删定之：以《仪礼》为之经，《礼记》为之传，而其志竟亦弗就。其后吴幼清氏，因而为《纂言》，亦不数数于朱说，而于先后轻重之间，固已多所发明。二子之见，其规条指画，则既出于汉儒矣。其所谓观其会通，以行其典礼之原，则尚恨吾生之晚，而未及与闻之也。

虽然，后圣而有作，则无所容言矣。后圣而未有作也，则知《纂言》者，固学礼者之箕裘筌蹄，而可以少之乎？

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礼，其为宁国也，将以是而施之，刻纂言以敷其说，而属序于予，予将进汝登之道，而推之于其本也；故为序之若此云。

【译文】

礼，就是理；理，就是人性；性，就是命；只有天命，才永不停息。而表现在人身上，就是人的天性。天性光明正大而又有条理，就叫做礼；天性极其纯洁厚道，叫做仁；天性断然明了并能约束自身的，叫做义；天性清醒明白善于明察的，叫做智。这一切都完善结合在天性之中，就是理的统一。

所以，仁就是礼的本体，义就是礼的权变运用，智就是礼的通达畅行。《经礼》三百条，《曲礼》三千条，没有一条不是体现着仁，没有一条不是体现着天性。大讲天道运行规律，圣人是怎么想的？无非是讲天命。

所以，克制自己，恢复周礼，就叫做仁；精天理，极尽天性、达到知晓天命；极尽天性，则举止仪容就合乎礼。后世谈论礼的，使我感到迷惑！乱纷纷地争论礼器数目，被刑名法家的末流困扰，刑法名词，终年勤劳不懈，把精力却耗费在巫师祝吏的精粕里去了。却忘记了经纶天下的大经典。立天下的大根本。礼啊！礼啊！难道就是讲玉帛这些礼物吗？而一个人要是存心不仁，礼对他又能怎么着？因此老庄道家徒众，摒弃礼来谈天性，而认为礼是道德衰败，仁义丧失的表现。并且已经沦落到空洞虚无、漂荡无定的地步；而世间儒生却撇开本性去追求礼，认为礼就存在于礼器制度之中，商议准备仿照形状、声响等外在的东西，以为天下的礼，都在这里了。

所以举凡先代的礼，烟蒙灰散，终于以最后的余温来影响天下；更不可把全部罪过都推到秦朝焚书之举头上。我曾冒昧自不量力地想把《礼记》的记载，摘取其中主干和根本内容，整出条理节目，使其中大大小小的道理或事实的来龙去脉有个统一规划。却又担心自己品德不能胜任，时间也有些来不及。也时常就此谈论道：“礼相对于具体礼节仪式，就像规矩相对于方圆。没有方圆就看不到规矩的功用，没有一般具体礼节仪式，也无从看见所谓大礼了。”然而，方圆是按规矩画出来的，但不能

就把方圆当规矩；所以拿了规矩划方圆，那么方圆就用不完。舍弃规矩来划方圆。那就只能以这个方圆当作规矩，原来规矩的用处就消失了。所以，规矩是没有具体的方圆，而方圆却出自具体的规矩。这是学习礼的关键所在，也是很有德行的人举止仪容能合乎礼的原故。

宋儒朱熹，慨叹《礼经》太芜杂混乱，曾想考据订正，加以删除定稿，以《仪礼》为经，《礼记》为传。但他的志向却没能实现。此后吴幼清就编成《纂言》，也不死守朱子的观点，而在先后轻重之间。就已有许多新的见解了。这两位先生的观点，其中的条目体例，都出于汉儒。他们听说的读通了原书，来实行典礼的评论，我只恨自己晚生了许多年，没能赶得上亲自听到。虽然如此，后来的圣人如果有著作，就不去说了；后来的圣人没有著作，那么《纂言》就是学礼的人必须继承发扬，而不可少的著作。我的姻亲胡汝登，忠信并且好礼，他到宁国作官，要按礼的要求行事，刻《纂言》来陈述他的理论。请我给他人作一篇序。我就把汝登的观点加以阐发并述及这一理论的本源。因此做了这样一篇序。

《象山文集》序（庚辰）

【原文】

圣人之学，学心也。尧舜禹之相授受曰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此心学之源也。中也者，道心之谓也；道心精一之谓仁，所谓中也。孔孟之学，惟务求仁，盖精一之传也。

而当时之弊，固已有外求之者，故子贡致疑于多学而识，而以博施济众为仁，夫子告之以一贯，而教以能近取譬，盖使之

求诸其心也。迨于孟氏之时，墨氏之言仁。至于摩顶放踵。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内义外之说，心学大坏。

孟子辟义外之说而曰：“仁人心也；学问之道，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又曰：“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弗思耳矣。”盖王道息而伯术行。功利之徒，外假天理之近似，以济其私，而以欺于人，曰：“天理固如是。”不知既无其心矣，而尚何有所谓天理者乎？自是而后，析心与理而为二，而精一之学亡；世儒之支离，外索于刑名器数之末，以求明其所谓物理者，而不知吾心即物理，初无假于外也。佛老之空虚，遗弃其人伦事物之常，以求其所谓吾心者，而不知物理即吾心，不可得而遗也。至宋周程二子，始复追求孔颜之宗而有无极而太极，定之以仁义中正，而主静之说，动亦定，静亦定，无内外，无将迎之论，庶几精一之旨矣。

自是而后有象山陆氏，虽其纯粹和平，若不逮于二子；而简易直截，真有可接孟子之传；其议论开辟，时有异者，乃其气质章见之殊，而要其学之必求诸心，则一而已。

故吾尝断以陆氏之学，孟氏之学也。而世之议者，以其尝与晦翁之有同异而遂抵以为禅；夫禅之说，弃人伦，遗物理，而要其归极，不可以为天下国家，苟陆氏之学，而果若是也，乃所以为禅也；今禅之说，与陆氏之说，其书具存，学者苟取而观之，其是非同异，当有不待于辩说者。而顾一倡群和，剿说雷同，如矮人之观场，莫知悲笑之所自，岂非贵耳贱目，不得于言，而勿求诸心者之过欤？夫是非同异，每起于人持胜心，便旧习而是己见。故胜心旧习之为患，贤者不免焉。抚守李茂元氏，将重刊象山之文集，而请一言为之序。予何所容言哉？惟读先生之文者，务求诸心而无以旧习己见先焉。则糠粃精凿之美恶，入口而知之矣。

【译文】

圣人的学问，是心的学问。尧舜禹相禅让的话说：“人心很危险，大道之心很微妙，必须精细专一，才能够把握适中。”这是心学的渊源。中，是说大道之心。对大道之心精细专一，称为仁，这才是适中。孔孟之道只求仁，大约就是精细专一的传授了。

而当时就有从另外的角度来寻求的了。子贡就因为多学而造成疑问，他认为广泛施舍来周济众人为了仁，孔子告诉他“一以贯之”的道理，教他能够就近得到旁证，使他能够从自心中去寻求。到了孟子的时候，有墨家也讲仁、并且提倡不辞辛劳。而告子一些人又有仁内义外的观点，使心学大坏。孟子批判分析义外之说，他说：“仁，就是人心，学问之道，没别的，就是为了控制自己的决心罢了。”

又说：“仁义礼智，不是从外面来熔化我的心，而是我内心固有，却未能想到罢了。”大概王道淹没，而霸道通行，追求功利的人们，外面假借天理一类的模糊概念达到满足私心的目的，却以天理来欺骗世人，说：“天理本来就是如此。”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既然没有人心了，还谈什么天理？

从此之后，将人心与天理分裂为两部分，而精细专一的学说就消亡了。世上儒者从外在的刑名器数来支离破碎地求索，来追求弄清所谓的事物之理。却不知自己的心就是事物之理，根本不必假借于外物。

佛道两家空谈虚无、抛弃人伦事物的常理，来追求明白所谓自心，却不知道事物之理，就是自心，不是可以轻易抛弃的。到了宋代周、程两家先生，才开始追求孔子颜回的正统学说，认为由无极生太极，把它规定为仁义中正，紧持静的观点。动也是定，静也是定，没有内外之别，没有所谓领携或迎合之说，差不多达到精细专一的宗旨。

从此以后，有陆象山先生，虽然他在纯粹和平方面不如这

两位先生，但是他的简易直截，真有得了孟子真传的样子。他议论褒贬，经常有不同于一般人的见解，这是因为他的气质见识与众不同。总括他的学问，是必定从内心中寻求，务求专一。

所以我曾经断定陆氏学问，属于孟子学说。世上有人议论。因为他常与朱子的观点有出入。就诋毁他的学说是禅学。禅学是抛弃人伦、舍却事物之理，总括其宗旨，不可用来治理天下国家。如果陆氏学说真的如此，那真的是禅学了。而现在禅学与陆氏学说，书籍都在，学者如果拿来看看，其中是非异同，不需要再辩论就明白了。

回头看这种一呼百应，一片讨伐之声，正像矮子看戏，不知人家为什么哭笑，这岂不是贵耳贱目——只重听不重亲眼见吗？这不是听到什么话，却不用自己的心去探求验证的人的过错吗？是非异同，常常是因为人人有好胜心，因循旧习惯自以为是而起。所以好胜心，旧习会造成祸患，连贤者也避免不了。

抚州太守李茂元将要重新刊印陆象山文集，请我说一段话当作序，我能说些什么呢？只愿读了陆先生文章的，务必从自己的心出发去探求，而不要先怀着旧习惯和一己之见去看。这样，是糠糟还是美食，一尝就知道了。

观德亭记（戊寅）

【原文】

君子之于射也，内志正，外体直，持弓矢，审固而后可以言中；故古者射以观德，德也者，得之于其心也。君子之学，求以得之其心，故君子之于射，以存其心也。是故慄于其心者，其动妄；荡于其心者，其视浮；歉于其心者，其气馁；忽于其心者，其貌惰；傲于其心者，其色矜，五者，心之不存也，不存

也者，不学也。君子之学于射，以存其心也。

是故心端则体正；心敬则容肃；心平则气舒；心专则视审；心通，故时而理；心纯，故让而恪；心宏，故胜而不张，负而不驰。七者备，而君子之德成。君子无所不用其学也，于射见之矣。

故曰：“为人君者，以为君鹄；为人臣者，以为臣鹄；为人父者，以为父鹄；为人子者，以为子鹄。射也者，射己之鹄也。鹄也者，心也，各射己之心也，各得其心而已。”故曰：“可以观德矣。”作观德笔记。

【译文】

君子射箭，内心端正，身体站直，抓住弓箭，瞄准了然后才可以谈得上射中。所以古代人以射箭来观察人的道德品质。德是从每个人的心中得出，君子学习是为了追求从内心中得到知识，所以君子射箭，借以修养心性。

因此凡是心气浮躁的，行动妄作；心性动荡的，视线飘忽；心底不安的，气馁；心里恍惚的，表情懒散；心中有傲气的，表情神色自满。这五个方面，却是心性不稳定，没有修炼，因此不可做学问。君子学射箭，是借此来修炼心性使之稳定。

所以内心端正，身体就端正；心怀敬意，表情就严肃；心气平和，呼吸就舒缓；心专，视线就专一；心理畅通，能以行动合乎时机又有条理，心理纯净，所以谦让又谨慎恭敬心性宽宏，所以胜利了也不张狂，失败了也不颓废。具备了这七个方面，君子之德就养成了。

君子无处不用自己所学，在射箭方面就可以看出，所以说：“为人君的，以人君为目标；为人臣的，以人臣为目标；为人父的以人父为目标；为人子的，以人子为目标；射箭，就是射自己的目标；目标，就是自己的心。各自射自己的心，就是达到各自内心的目标而已。”

所以说：“射箭可以观察一个人的品德。”以这篇文章作观德亭记。

重修文山祠记（戊寅）

【原文】

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，旧在庐陵之富田。今螺川之有祠，实肇于我孝皇之朝，然亦因废为新，多缺陋而未称。正德戊寅，县令邵德容始恢其议于郡守伍文定。相与白诸巡抚巡按守巡诸司，皆以是为风化之所系也，争措财鸠工，图拓而新之。协守令之力，不再踰月，而工毕；圯者完，隘者辟，遗者举，巍然焕然，不独庙貌之改观，而吉之人士，奔走瞻叹，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；则是举之益于名教也，诚大矣。使来请记。

呜呼！公之忠，天下之达忠也。结椎异类，偕知敬慕；而况其乡之人乎？逆旅经行，独存尸祝；而况其乡之士乎？凡有职守，皆知尊尚，而况其土之官乎？然而乡人之慕之也，三有司之崇尚之也。文公之没，今且三百年矣，吉士之以气节行义，后先炳耀，谓非闻公之风而兴，不可也。

然忠义之降，激而为气节；气节之弊，流而为客气；其上焉者，无所为而为，固公所谓成仁取义者矣。其次，有所为矣，然犹其气之近于正者也。迨其弊也，遂有凭其愤戾粗鄙之气，以行其媚嫉偏陂之私，士流于矫拂，民入于健讼，人欲炽而天理灭，而偕自视以为气节，若是者，容有之乎？则于公之道，非所谓操戈入室者欤？吾故备而论之，以勗夫兹乡之后进，使之去其偏以归于全；克其私以反于正，不愧于公而已矣。

今巡抚暨诸有司之表励崇饰，固将以行其好德之心，振扬风教，诗所谓“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”者也。人亦孰无是心？苟